

文化生态视野下瓦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邓 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瓦乡文化是本真状态下的沅水流域文化,是湘西较为原始的地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瓦乡人富有特色的生计习俗、建房习俗、婚嫁习俗等原生态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建设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提高瓦乡人的文化自信,是保护瓦乡文化的重要举措。首先,建立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原则,建立科学的原生态文化保护体系;其次,应深入挖掘瓦乡文化内涵,提升瓦乡人的文化品位,大力推进瓦乡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结合,提高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经济效益。再次,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主体受益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最后,还需创新瓦乡文化的保护模式,通过营造瓦乡文化空间,创发瓦乡文化产业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关键词:瓦乡文化;文化生态;传承;保护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章编号:**1007-4074(2017)02-013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YY022;15CYY0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5YJC740043);湖南省湘西民族语言研究基地招标项目(15JDZB078)

作者简介:邓 婕,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邓 婕.文化生态视野下瓦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2):137-144.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地球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格局遭到了空前破坏,族群间已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边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一提起湘西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苗族、土家族。实际上,在湘西的苗族、土家族、汉族之间还有一个其语言、服饰、风俗等文化表征与周边族群都不同的群体,这些人自称瓦乡人。他们已不是前人研究中纯粹的苗族或汉族,而是像王明珂所研究的羌族一样是一种边缘人,是在苗族与汉族之间游移的边缘族群。”^[1]“瓦乡文化”正是这一边缘族群所表现出来的“原生态文化”。瓦乡文化生态系统由瓦乡文化中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环境、经济形式、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等构成。

目前,文化生态保护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全国共有1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被列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然而瓦乡文化作为漂泊在苗族、汉族、土家族之间的原生态文化也应得到保护与开发。“实施文化生态区保护,是保持文化多样性、文化生态空间完整性、文化资源丰富性的重要方式之一。”^[2]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下的瓦乡文化体现出原生态文化“本真”的特征。基于对泸溪县3个乡镇中的19个瓦乡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者提出建设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想,并对在文化生态视野下如何传承和保护瓦乡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 收稿日期:2017-01-05

一、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瓦乡文化

瓦乡文化具有原生态文化具备的“天然美”、“自然美”、“原始美”特征。瓦乡人相信“万物有灵”，长期与自然和谐共处。走进瓦乡村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山、树、水、石头等自然物体的敬仰。例如生活在泸溪县李家田乡朱食洞村条家坪小组的瓦乡人，依然保留着逢年过节祭拜青冈树、水井、奇石的习俗。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全村人仅靠一口水井作为饮用水的来源，水井上还长着两棵缠身在一起的青冈树，有些村民将自己的小孩寄拜给这两棵青冈树，祈求青冈树保佑小孩茁壮成长，生活在条家坪小组的瓦乡人尊称这两棵树为“树娘娘(树奶奶)”“树阿父(树爷爷)”。

(一)瓦乡人生计习俗

瓦乡人的生计文化是依托劳动生产而显现的生活方式，也是自然状况下生存的本真文化。“本真”是原生态文化的显著特征，它具备原创时的本真意义，保留着诞生时的基本状态，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泸溪境内有沅、武、辰、酉四大水系 127 条溪流。沅水在境内流域面积 455.6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 29%。瓦乡人大多数居住在沅水两岸和沅水支流的溪边(例如：红土溪、辛女溪)。住在溪边的瓦乡人称住在沅水两岸的瓦乡人为“河边人”。他们传统的生计方式是与沅水相关的“捕鱼”“放排”，住在山坡溪谷的瓦乡人仍保存了最古老的狩猎习俗。

1. 捕鱼

捕鱼的方式有：辟塘、痲鱼、放箐、张箱、摸鱼、抓鱼、翻泥鳅、理鳝鱼、捞虾公、钓鱼、网鱼等。“辟塘”的过程是：首先把塘里的水辟干，时间大约为 1—3 小时，然后就直接抓鱼、泥鳅、鳝鱼、虾公、螃蟹。“痲鱼”的原料是用茶枯、辣子草、石灰、药。宋代跟随父亲来到瓦乡人聚居地的朱辅写的《溪蛮丛笑》曾有记载：“痲鱼：山无鱼具，上下断其水，揉蓼叶困鱼，鱼以辣出，名痲鱼。”这里的蓼叶瓦乡人称之为“辣子草”，现在还在用这种方式捕鱼。“放箐”的地点一般在田里、溪里、河滩边。“张箱”就是将竹喷子放在河(或溪)的叉道里，利用水把鱼冲到“箱喷子”上。“摸鱼”是直接用手在溪里(河里、潭里)的岩孔里摸。抓鱼：将稻田里的水放干，直接下田捉。“翻泥鳅”是在放干水的潭里、田里直接用手

翻泥鳅。“理鳝鱼”是通过观察鳝鱼钻的洞眼来找鳝鱼，一只手从洞眼里钻，一只在前面等，双手一起把鳝鱼抓起来。“捞虾公”是早上拿着“捞斗”沿着溪边的草堆里捞。有时会提前放置草把，第二天直接在草把下面去捞河虾。“钓鱼”的钓饵主要是用蚯蚓、蛆、蜻蜓、步角虫(蝗虫)、虾公(河虾)、屎蚊子(绿头苍蝇)、饭蚊子(黑头苍蝇)，用竹子做钓棍，用尼龙绳做钓绳，用大头钉做钓针。能够钓到的鱼有：羊角鱼、白角鱼、红角鱼、油麻鱼、鲇鱼、鲤鱼、草鱼、鲫鱼、鲢鱼、雄鱼等。网鱼的方式有：放隔网、放打网(撒网)、放土龙网。

2. 放排

放排的步骤为：砍炕木、放炕木、翘排(编织排)、放排。放排的详细过程如下：农历九月田里稻子打完了，就去自家山中砍树，将砍来的树剥皮，割成一筒一筒，然后将树放干，放干的树就叫“炕木”。“放炕木”是在第二年农历五、六月，“栽田上坎(稻子收割)”之时，生产队队长组织全村人，男的扛、女的背。从村中地势较高的地方，往溪中“放炕木”。例如李家田乡朱食洞村条家坪小组村民就将“炕木”从村中的“坝田(乡话地名)”“碾餐溪里(乡话地名)”“飏”下来，“飏”到溪里，依着村中小溪的流水方向将炕木一根根流向山下的辛女溪，再流向通往沅江的“桥口”。村民一般在桥口进行“翘排(编织排)”，用山中的树藤将炕木捆紧，一般捆三层左右。村民会做几片“桡片”，几根“篙”，他们用“桡片”控制速度，避开漩涡，用“篙”避开行船、岩壁，防止发生意外。条家坪小组村民放排途径的地点依次为：村中的小溪—辛女溪—桥口—黄犬坨(侯家)—屈望—白沙—刘家滩—五里洲—秤砣山—县木材公司。在行船过程中，一般是哼无字号子，有时也唱些地名：“泸溪对到秤砣山，山高只有杨酋山；沅陵上首三道弯，水深只有秤砣潭……”

3. 狩猎

罗康隆将西南诸民族的文化分为“采集类型文化、斯威顿耕作(Sewding Cully-tivation)类型文化、畜牧类型文化、农业类型文化四种类型文化。”罗康隆认为：“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仍有最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在延续。”^[3]湘西瓦乡人的狩猎文化属于采集类型文化。刘兴禄对沅陵县筲箕湾镇瓦乡人的民间狩猎习俗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他认为湘西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作为一种活态存在着的民间群体性活动，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组织制度方面彰显着自己特有的结构与功

能^[4]。为考察和研究湘西民间狩猎习俗的生存现状,笔者于2014年12月和2015年12月分别两次对泸溪县瓦乡人聚居的李家田乡朱食洞村狩猎习俗进行了田野调查。狩猎习俗大多已成为老年瓦乡人的记忆,村中参加过狩猎集体生产活动的瓦乡人,回忆起自己“堵卡”“理脚”“等枪”的经历,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彰显了狩猎活动在瓦乡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每一个村有一套自己集体生产习俗的规则,每次去狩猎“堵卡的”“理脚的”“等枪的”都是固定的几组人,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村中已不存在集体狩猎的行为,关于狩猎的组织制度自然就土崩瓦解了。刘兴禄记录的瓦乡人集体狩猎习俗已经退出泸溪瓦乡人的日常生活。采集文化——狩猎现在成为少数年轻瓦乡人的兴趣爱好。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中还有嗅觉灵敏的“赶肉犬”,只是曾经的猎人在春节后的几天邀上几个好友去山中“转转”。狩猎从集体生产习俗已经演变为一种锻炼身体的娱乐活动。

(二)瓦乡人建房习俗

原生态文化是植根于某个地域的独特文化。瓦乡建房习俗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现存于交通不便、古老的瓦乡村落。建房习俗中的“粗木匠”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是瓦乡文化的独特内涵,它不仅涉及地域意义,也涉及知识生成和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情境。

瓦乡人称建房为“竖室”,“室”是古代汉语词语的沿用,就是房子的意思。笔者于2014年12月—2015年3月多次走访湖南省泸溪县白沙镇红岩村(原李家田乡辛女溪村山脚底小组),受访对象是杨JW,1937年出生,他是为瓦乡人建房的“粗木匠”。木匠之所以有“粗细”之分,是因为瓦乡人认为“粗木匠”是建房子的整体框架的木匠,“细木匠”就是做房间的内饰及家具的木匠。据杨先生口述,瓦乡人建传统木质结构的房共5个步骤:“选室村”—“盘室村”—“砍树”—“架马”—“竖排扇”,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看风水选地盘”—“砌石堆围地盘”—“砍树取材”—“起工架马”—“竖排扇”。

“选室村”很有讲究。选的地盘必须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地盘的方位必须是:“头边是朱雀,尾头是玄武,左手是青龙,顺手是白虎。”头和尾表示前和后,这和粤语地区的人表示前后是一样的。瓦乡人讲究所选的地盘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盘室村”中的仪式是瓦乡人生活中最重要的

仪式之一。一般全村的“家庭叔侄(村中同姓的男人)”都会参加。首先,会请来一只雄鸡,在选的地盘上烧点香纸敬土地公公,若是新开垦的地方,会请小孩的舅舅牵着牛在荒地上犁三个来回。然后,就请村里的“家庭叔侄”帮忙碾坪、挖坎、砌坎。

“砍树取材”的要求很详细。在大山中生活的瓦乡人,建房时一般从自家的山中取材,根据自家需要建“几柱几排几间室”来砍树,主要是选择杉树和松树。四排三间五柱的房子,“中柱”需要四根,每根“一丈八”;“二柱”需要八根,每根“一丈五”;“边柱”又叫“檐柱”,每根“一丈三”;“排方”,一排五块,四排二十块;“瓜子”,一排八条瓜子,四排三十二条;“挑头”,一排要四个挑头,四排就要八条。“疲扇”,一排要四个,中间要两块。

“起工架马”就是加工材料成需要的样式。瓦乡人将山里砍来的树会锯成所需要的形状,瓦乡人将这种行为称为“了柱”。杨先生做“粗木匠”时就经常为别人“了柱”,他会请来一只雄鸡,烧点香纸,嘴中常念:“头筒割起做中柱,二筒割起做栋梁,三筒割去有使处,又做排扇,又做方,只有五筒不有使,拿来做木马一对是鸳鸯”。

“竖排扇”是最后一关。“排扇”由五根柱子,五块小排扇,八条瓜子,一块硬扇,两块挑头,一块开弓拖脚组成。“竖排扇”就是将安装好的排扇竖起来,首先用一根千年绳将中柱捆住,然后一边用千年绳拉一边就用棍子推。四排三间的房子,一共要竖四次排扇。“竖排扇”结束,“粗木匠”的事情就完成了。

瓦乡人还保留了“上梁”习俗。“上梁”一般由当地有名望的“师傅”完成。瓦乡人将有手艺、有本领的人都称之为“师傅”。据笔者2015年12月16日调查湖南省泸溪县白沙镇红土溪社区的“上梁”习俗,它既保留了少部分传统的“上梁”习俗,又融入了当代人的生活习俗。这是族群互动后产生的结果。

二、特定人文环境下的瓦乡文化

瓦乡文化是藏匿在瓦乡人民俗生活中的原生态文化,是瓦乡人在征服自然、繁衍生存的过程中创造的,是与瓦乡族群的乡土环境、人文历史融为一体的、本真自然的文化。人文环境下的瓦乡文化主要表现在瓦乡人的语言生活环境、瓦乡人的民俗变迁中。

(一)瓦乡人语言生活环境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考察瓦乡文化生态系统,不应将语言生活环境搁置不管。乡话的濒危是直接导致瓦乡文化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乡话的使用人口能够直观反映乡话的濒危现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评价濒危语言活力的重要指标——语言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可以将乡话的濒危等级分为 6 个等级:瓦乡人口比例为 100% 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安全型(5 级);瓦乡人口比例为 99.9%~85.1% 之间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不安全型(4 级);瓦乡人口比例为 85%~50.1% 之间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确有危险型(3 级);瓦乡人

口比例为 50%~30.1% 之间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很危险型(2 级);瓦乡人口比例为 30%~0.1% 之间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极度危险型(1 级);瓦乡人口比例为 0 的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灭绝型(0 级)。笔者认为应选择濒危等级 3 级以上的瓦乡社区建立乡话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利于推进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建设。

1. 白沙乡话区人口情况

白沙镇是泸溪县瓦乡人的大本营,1995 年泸溪县县城由武溪镇迁至白沙镇,冲散了原本集中的瓦乡语言环境。散落在各个社区的瓦乡人,濒危等级各有差异,表 1 为白沙镇各社区相关情况表。

表 1 白沙镇各社区相关情况表

社区名称	说乡话的人口/人	全社区总人口/人	说乡话的人口占全社区人口的比例/%	濒危等级
兴沙社区	1 580	6 990	22.6	1 级
朝阳社区	630	6 018	1	1 级
沅江社区	1 140	8 577	13.3	1 级
屈望社区	2 230	4 440	50.2	3 级
桥东社区	1 547	1 930	80.2	3 级
刘家滩村	1 650	2 238	73.7	3 级
红岩村	1 100	1 300	84.6	3 级
红土溪村	2 200	2 439	90.2	4 级

从表 1 可见,兴沙社区、沅江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 1 级,他们分别是白沙村、岩角村的瓦乡村民。原本他们在村中任何场合都使用乡话。1995 年以后与县城居民居住,乡话基本上退缩在家庭中使用。朝阳社区乡话濒危等级为 1 级,与兴沙社区、沅江社区不同的是,朝阳社区的瓦乡人是来自各个说乡话的乡镇村民,1995 年搬县城之前,他们就已经居住在泸溪县武溪镇,他们的家庭中都已经开始使用泸溪湘语。屈望社区、桥东社区、刘家滩村、红岩村乡话濒危等级为 3 级,他们分别居住在县城的南北两头,离权威方言——泸溪湘语的语言环境较

远,随着日常交往的频繁,泸溪湘语正慢慢侵入瓦乡文化空间。红土溪村乡话濒危等级为 4 级,是因为红土溪村坐落在白浦公路旁,沿沅水而居,红土溪村拥有相对纯正的语言环境,当地村民自觉营造的瓦乡文化空间保留完好,有利于建立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 梁家潭乡话区人口情况

梁家潭乡话处于苗语、土话、泸溪湘语、西南官话等语言、方言的包围中。大多数瓦乡人会讲 3 种以上的方言。表 2 为梁家潭乡各社区相关情况表。

表 2 梁家潭乡各社区相关情况表

社区名称	说乡话的人口/人	全社区总人口/人	说乡话的人口占全社区人口的比例/%	濒危等级
梁家潭村	303	1 784	16.9	1 级
红岩村	320	1 782	17.9	1 级
岩寨村	1 093	1 461	74.8	3 级
灯油坪村	784	1 420	55.2	3 级
鸡子潭村	1 088	1 541	70.6	3 级
布条坪村	748	880	85	4 级

从表 2 可见,梁家潭村、红岩村乡话濒危等级为 1 级,梁家潭村地处梁家潭乡的南部,梁家潭村的乡话处于苗语、土话、泸溪湘语、西南官话四种方言的交汇中,人们多数会 3 种以上的方言,乡话不

是他们的的主要交际语言。红岩村共有 5 个小组,仅红岩排一个小组以讲乡话为主,其余 4 个小组以讲苗语为主,而且红岩排的大部分村民会讲苗语和乡话,红岩村红岩排小组村民所说的乡话处在苗语的

包围之中。梁家潭村、红岩村基本上已经失去瓦乡文化空间,这里的瓦乡人长期与苗族、土家族居住,族群特征并不明显,加上这两个村的村民会说3~4种方言,很难从语言上辨别是不是瓦乡人。岩寨村、灯油坪村、鸡子潭村乡话濒危等级为3级,乡话语言环境相对集中,瓦乡文化空间尚存,族群认同较为一致。布条坪村乡话濒危等级为4级,大多数村民以说乡话为主,不会说苗语,是梁家潭乡瓦乡

文化空间保存最好的村落。

3. 李家田乡话区人口情况

李家田乡话区说乡话的村落都处于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山坡溪谷边。瓦乡居民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的乡话区的村落之间,如果有物资需求,会去浦市赶集。1995年以前,主要与县城武溪镇居民接触较多。表3为李家田乡各社区相关情况。

表3 李家田乡各社区相关情况表

社区名称	说乡话的人口/人	全社区总人口/人	说乡话的人口占全社区人口的比例/%	濒危等级
辛女溪村	300	1 080	18	1级
李家田村	50	1 700	2.9	1级
朱食洞村	441	1 200	37	2级
杨斌庄村	500	1 100	45	2级
红岩村	700	920	75	3级

辛女溪村、李家田村乡话濒危等级为1级,辛女溪村主要以讲泸溪湘语为主,仅有李家岭小组200多人全部讲乡话,李家岭讲乡话的村民处于泸溪湘语人群的包围之中,很容易转用泸溪湘语。李家田村仅有岩子头小组的50人会讲乡话,而且都是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一代不讲乡话。辛女溪村、李家田村已经逐渐失去瓦乡文化空间。朱食洞村、杨斌庄村乡话濒危等级为2级,朱食洞村村民以前全部讲乡话,随着李家田乡镇府行政中心搬迁于此,朱食洞村的语言环境变为“一半客一半乡”,客话指的是泸溪湘语。例如:朱食洞小组共有300多人,分别由250个瓦乡人(邓姓、向姓)和50个讲泸溪湘语的人(张姓)构成。条家坪小组共有186人,父辈们以讲乡为主,因为80年代嫁入条家坪小组的媳妇,都会主动学会乡话,语言环境较为纯正,如今,外来嫁入的媳妇都以讲泸溪湘语、普通话为主,不会主动学习乡话,所以小孩基本上以讲泸溪湘语、普通话为主。符家寨小组共100人,除了5个70岁以上的老人会讲乡话,其余95人全部讲泸溪湘语。红岩村乡话濒危等级为3级,拥有相对稳定的瓦乡文化空间。

从白沙镇、梁家潭乡、李家田乡19个社区的瓦乡人的语言环境来看,我们将乡话的文化空间分为白沙型、梁家潭型、李家田型。白沙型的瓦乡文化属于权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交际之后产生的文化;梁家潭型的瓦乡文化属于族群间互动产生的文化;李家田型瓦乡文化属于在相对封闭空间自身发展的文化。

(二)瓦乡人民俗生活环境

1. 瓦乡人的婚俗

瓦乡人以歌为媒。他们在山歌里唱道:“上山砍柴不用刀,下河挑水不用瓢,不用瓢来吃清水,不要媒人连好娇。”改土归流后,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解放初期仍有以歌为媒的^{[5]39-47}。并根据瞿湘周搜集整理的资料写了泸溪瓦乡人婚姻的整个环节(12个):提亲、取八字、送日子、哭嫁、拦轿、送亲宴、拜别外婆、舅母、哭媳妇、上花轿、进郎家、拜堂成亲。李宗学记录了泸溪瓦乡人的婚姻习俗,并认为瓦乡人婚姻与汉族婚姻大同小异。环节如下(17个):取口八字、合八字(又叫合婚)、取大八字(又叫提篮)、报日子(又叫通佳期)、送日期担、吃戴花酒、敬茶、哭嫁、吃“正酒”、娶亲、发亲、迎亲、拜堂、洞房、送洗脸水、行三朝、拜新年。李宗学认为瓦乡人旧时姑表、姨表通婚较为普遍,有的还“开扁担亲”,即双方的男性青年互娶对方的青年女性为妻。现今瓦乡人青年男女婚姻多自主自由,并逐步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6]244-247}。杨蔚认为瓦乡人哭嫁,是当地的乡俗,嫁娘在结婚前一个月开始哭嫁,诉说父母养育之恩,对姐妹、兄弟、亲戚、邻里的依依不舍之情^{[7]204}。并详细记录了沅陵瓦乡人的三个哭嫁环节:埋怨、哭爹娘、哭哥哥。伍云姬在《湘西瓦乡话民俗风物彩图典》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古丈高峰瓦乡人婚俗:饮酒、还盘、哭嫁、饮茶、着花、拦门、拜堂等^{[8]11-14}。伍云姬、沈瑞清在书中的篇章语料转写部分记录了古丈瓦乡人的婚俗,环节如下(12个):媒人说亲、喝开口酒、取八字、插香、商量结婚、看待日(共三天,第一天是“看待”,第二天是“戴花”、第三天是“散客”)、发亲、拜堂、吃饭、第二天拜堂、散客、还祖^{[9]252-261}。明跃玲认为处于苗、汉边界中的瓦乡人,在与周边文化互动的过程

中,其婚俗并不是单一的男女自由恋爱或父母包办代替的形式,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着。清代以前他们与周边的苗族人一样,通过赶边边场唱山歌的方式自由恋爱。清代以后,受汉文化影响,掺入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内容,按照说媒、完亲、结婚这一套固有模式完成婚姻仪式^{[1] 101-104}。书中记录的瓦乡人的婚姻仪礼包括以下几个环节(8个):取口八字、合婚、订婚、通佳期、哭嫁、迎轿、设宴拜堂、走亲。

瓦乡人的饮食、服饰、信仰、生活习惯等均能在婚俗中得以体现。

瓦乡人保留着“女给婆(嫁女)”爹亲叔大的习俗,意思就是嫁女的时候家中的伯伯、叔叔为上亲。女方亲戚在一场婚俗中的地位依次是:爹、伯伯、叔叔、姑姑、姨妈。“子娶亲(儿子娶媳妇)”则保留着娘亲舅大的习俗。亲戚之间礼尚往来,送的礼也有不同。以姑姑为例,侄女结婚,她需要准备的礼物是:一副对贴、一幅彩(红色的布)、一对灯笼、两盆小糍粑(每个约20公分大小)、两盆大糍粑(每个约50公分大小)、一至两床被子、一口皮箱、两盆糖徽。侄儿结婚,她需要准备的礼物是:一幅对贴、一幅彩(可挂在门框上的红布)、一对灯笼、两盆大糍粑(约50公分)、两盆糖徽、一套衣、一双袜、一双鞋、一根腰带子、赏块红(背新娘的红布)。主人的回礼为:一小袋肉,一包泡豆腐,两叠糍粑。旧时,瓦乡人的嫁妆主要有:八个碗、火盆、铁钳、炭、铜面盆、一对红提桶、一个高柜、一对矮柜、抽箱(首饰盒)、碗柜、洗脸架子、大方桌子(放在堂屋里)、小方桌子(吃饭)、四根长板凳,八把椅子、帐子、席子、被子、两包米、两桶油、花背篓、伞、刀、锅子、饭勺、铲勺(锅铲)、鼎、油罐、担棍、篮、布鞋(自己做的鞋,若干双)、两把锹等。瓦乡人认为女方陪嫁品越多,越能在男方家受到重视。

瓦乡人保留着哭嫁的习俗,旧时会提前一个月哭嫁,哭嫁有固定的调式,有固定的内容。与土家族、苗族的哭嫁歌的调式不一样,哭的顺序为:阿妈、大(爹)—娘娘(奶奶)、父父(爷爷)—伯伯、伯娘—叔叔(由大到小)—姑姑、姑丈(姐夫)—姐、姐夫(姐夫)—妹、妹夫—朋友等。主要诉说和家人朋友怎么分不开。待嫁的瓦乡人会在自家房屋的二楼与几个“陪女(陪着一起哭的未婚女子)”一起哭,陪女主要以劝说为主。瓦乡人出嫁的时间一般为早上5点至7点(卯时),寓意越走越亮。出嫁前一天的下午四五点,会有长辈对新娘进行“梳脑牯,刮

慌毛”,用五彩丝线和鸡蛋在新娘头上绕五个圈,用线将脸上的绒毛刮掉,相当于瓦乡人的成人礼。瓦乡人认为所有人结婚以前都是孩子,只有结婚以后才是成人,瓦乡人称之为“盘成人”。

2. 瓦乡人“跳香”习俗

跳香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庆丰酬神节日活动,又名跳香节,因为其群体性和娱乐性,还被称为瓦乡人的狂欢节^[10]。张永家、侯自佳、刘兴禄、明跃玲、欧兰春等都记录过瓦乡人的跳香节。跳香作为庆祝丰收的原生态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活文化。据笔者调查,凡是泸溪县举办的重大活动(例如:浦市中元节、梁家潭六月六)均有集体跳香的舞蹈,泸溪县人民政府也鼓励全民学会跳香舞,我们在白沙的盘瓠广场也能看到作为“广场舞”表演的跳香舞,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跳香的传承与保护。

三、瓦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下的瓦乡文化与特定人文环境下的瓦乡文化共同构成了瓦乡文化生态系统。乡话是瓦乡文化的载体,与乡话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盘瓠传说(国家级)、苗族跳香(省级)、白沙瓦乡山歌(州级)、瓦乡人语言(县级)、瓦乡人情歌(县级)、放排号子(县级)、梅山传说(县级)、瓦乡人地名传说(县级)等等。如果乡话濒危,以乡话为载体的山歌、童谣、谜语、谚语、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化也会随之消失。保护瓦乡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对乡话、瓦乡文化进行整体的保护与传承,建立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笔者建议选择乡话濒危等级较安全,瓦乡文化空间保存较好的白沙型瓦乡社区——屈望社区、桥东社区、刘家滩社区、红土溪社区、红岩社区。可以将白沙镇这五个瓦乡社区作为实验地,对沅水流域的瓦乡文化作为保护的核心区,以白沙型瓦乡社区的文化自营为重点导向,辐射梁家潭型、李家田型瓦乡文化空间的营造。具体实施落实可考虑如下几点:

(一)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原则,建立科学的原生态文化保护体系

一方面,狩猎、婚俗、节日庆祝等原生态瓦乡文化的原真性、整体性的开发应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遵守瓦乡文化的原真性,并根据白沙镇的屈望社区、桥东社区、刘家滩社区、红土溪社区、红岩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性保护。例如:白沙瓦乡人

仍保留了丧葬习俗、结婚习俗、端午节习俗集体参加的行为。2016年端午龙舟节,有12支瓦乡队伍参加,原白沙村村民作为参赛队伍之一,取名为“白沙龙舟队”,龙舟上悬挂的是代表白沙型瓦乡文化特色的白色旗帜,该活动是具有威望的“头人”进行组织,老、中、青三代瓦乡人在“龙舟入水”“龙舟启航”“正式龙舟比赛”等环节中各司其职,有序地完成了一次社区集体活动。这是藏匿在瓦乡人生活中原真性的龙舟文化,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进行整体性地保护与开发。另一方面,瓦乡文化生态保护体系应依托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制定的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建立长效机制,保护原生态文化。不仅要学习其他文化生态保护区立法规范体系、传承体系、行政体系、专家咨询体系、公众体系以及监测体系,还应加入语言学学科对于濒危方言保护的体系,动态监测瓦乡人的语言生活状态,从源头上延缓乡话的濒危,提高瓦乡人的语言忠诚度,增进瓦乡口头文化的传播。

(二)深入挖掘瓦乡文化内涵,提升瓦乡人的文化品位,大力推进瓦乡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结合

瓦乡人在与沅水流域长期的共存中口口相传了以沅水流域为自然背景的“盘瓠传说”,沅水两岸的乡话地名与“盘瓠传说”均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依夫岩、打狗冲、辛女溪、张家湾、黄狗坨、夹坪、刘家滩等。应深入挖掘沅水流域的地名文化,打造与“盘瓠传说”相关的沅水流域地名文化旅游线路。利用“盘瓠传说”将湖南省泸溪县沅水流域的瓦乡社区,打造出“神秘泸溪”的文化旅游品牌。

(三)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主体受益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

首先,政府要鼓励各族群恢复、发展各民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在泸溪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跳香作为庆祝丰收的礼仪活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还需要加强跳香作为祭祀活动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传承跳香的舞蹈,还要将跳香中“老司”的历史记忆用乡话进行详实记录,使跳香得以整体性传承。其次,当地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珍惜和传承的积极性,应鼓励瓦乡人积极参与瓦乡文化的保护,尤其是对瓦乡人活动频繁的屈望社区、桥东社区、刘家滩社区、红土溪社区、红岩社区进行重点宣传,提高实验区瓦乡人的文化自觉,增强瓦乡人的主人翁意识,以此带动

其他地区保护瓦乡文化的自觉性。最后,政府应建立一系列奖励机制,使瓦乡人受益,提高瓦乡社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并通过市场运作提高保护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四)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创新瓦乡文化的保护模式,通过营造瓦乡文化空间,创发瓦乡文化产业来促进社区的发展,以“文化自觉”的运动提升瓦乡社区发展的品质

一方面,通过建立瓦乡文化风情园,融入语言、民俗、建筑等,创立瓦乡人的品牌,提高瓦乡人经营自身品牌产品的自信心,增强瓦乡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已有的瓦乡品牌上营造瓦乡文化空间。泸溪县官方、民间对瓦乡文化还处于碎片化保护开发阶段,例如:辛女大酒店、泸溪辛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盘瓠花园、辛女广场等等,未形成系统的瓦乡文化空间。应该创新品牌管理模式,合理利用开发,科学传承发展,将泸溪县打造成具有创新模式的瓦乡文化生态园。

总之,瓦乡人应该发掘出更多的“生活达人”——瓦匠、篾匠、泥匠、巫师、老司(道人)等具有手艺的人,深入挖掘瓦乡人文历史,充分利用白沙地处沅水流域的地理优势,打造出沅水流域瓦乡社区品牌,让每一位瓦乡人与旅客能进行互动^[1],将瓦乡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成宜居宜游的城乡社区,为武陵山区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

引用文献:

- [1] 明跃玲. 边界的对话:漂泊在苗汉之间的瓦乡文化[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 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2013(5).
- [3] 罗康隆. 西南诸民族的文化类型试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 [4] 刘兴禄. 湘西瓦乡民间狩猎习俗初探[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 [5] 侯自佳. 瓦乡人风俗风情[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 [6] 李宗学. 泸溪县民族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 [7] 杨蔚. 沅陵乡话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8] 伍云姬. 湘西瓦乡话风俗民俗物图典[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9] 伍云姬,沈瑞清. 湘西古丈瓦乡话调查报告[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 [10] 刘兴禄.“跳香”:还愿仪式的别样展演——湘西用坪

“跳香”习俗调查[J]. 文化遗产, 2011(2).

2015(5).

[11] 罗康隆. 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乡村文化自觉——以一个苗族社区为例[J]. 中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 粟世来)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Waxiang Culture in the Light of Cultural Ecology

DENG Ji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Waxiang culture refers to the culture along Yuanshui River, and it is a kind of primitiv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Xiangxi.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me of the customs of Waxiang people, such as those of livelihood, house-building and marriage, are endangered.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Waxiang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and improve local peopl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o Waxiang culture could be preserved. To achieve these goals, first of all, Waxiang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should be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and be approached in a scientific way to a protective system of originality. Secondly, Waxiang culture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ourism to achieve economic benefit by means of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Waxiang culture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Waxiang people. Thirdly, a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run by the society is expected to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benefit some groups and protect the original culture.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novation in the protection mode of Waxiang culture, i. e. the Waxiang culture workshop and community.

Key words: Waxiang culture; cultural ecology; inheritance; protection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 2017 年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拓展、提升我刊办刊特色, 2017 年, 我刊将继续加大对开辟特色栏目“土司文化研究”的建设力度, 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 将该栏目建设成为国内土司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

“土司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定特色栏目。栏目主持人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世愉先生。

2017 年,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将主要围绕以下 4 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为参考选题方向(其他选题方向的稿件, 亦欢迎大家积极支持), 征集稿件:

(1) 理论与方法: 土司学的建构; (2) 土司制度的终结; (3) 土司的地域分布; (4) 土司制度的实质。

诚望广大专家学者积极撰稿支持。该栏目稿件, 我刊将优先发表, 稿酬从优。

信箱: jsdxxb@qq.com; 电话: 0743-8563684; 网址: skxb.jsu.edu.cn; 微信号: jsdxxb

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7 年 1 月 1 日